

金聲玉振集

五

金

華

上

卷

集

七

寓圃雜記目錄

金聲玉振集

吳郡王 錡

上卷

蔣黃門

宣中書不愛財

以詩取怨

娼女高三

周谷賓

相術

王半軒先生

沈氏義犬

全公夢合尊大師

湯胤績驛壁詩

僧果報

徐武功天文

李祭酒

代婦翁死

張生被盜

鄒文質見老御史

木城李老

徐尚書

林方伯夢

官妓之革

周文襄公通變

龍尹開河

獄中蓄猫

李敬中

章氏春題

鼓吹

龍太守夢

周道人

下卷

太平盛事

張學士文

周生

天王堂土地

邵副使

詩才敏捷

卜士

葉叅議

陳御史

四十歲監生

鍾禴詩

陳太史迎母

周伯器先生

馬公素

楊少卿詩

嘲戲

陸叅政

羅侍郎

芝蔴通鑑

施狀元異夢

宣宗幸楊士奇第

兄弟登科

陳氏被禍

七寶泉

夏太卿際遇

劉院判

俞先生知人

從父義事

近年風雨

寓圃雜記目錄

寓圃雜記

吳郡王 錡 元禹

松江蔣黃門用和在京師時其寓舍與于侍郎謙相對用和生子親友致賀禮定日會客先已發書至日宰牲陳設已畢忽聞于公喪母舉哀於家用和曰于公有喪而吾家燕客非人情也遂輟飲具令人遍告諸客請易它日人甚異焉用和一日與同官葉與中退朝並轡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愈緩葉不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葉曰然用和曰我與子熱馬獨

不熱邪終不加鞭其性度如此

嘉定宣嗣宗爲人溫雅初授中書舍人進官郎中仍掌制誥一日宣廟幸內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競拾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一文上顧之曰此秀才何不愛財邪以重幣賜之嗣宗中亦遭貶斥不久復官卒於京學士南郡楊公哭之以詩

吾鄉劉廷美僉憲薄於仕宦雅愛作詩京師稱爲劉八句年方五十即乞致仕成化初璫臺邢公宥爲郡守以梅華求題廷美賦絕句云歲寒

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不種梅華邢公得詩甚喜後邢公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稅民心頗怨有以舊詩刺之曰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畱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間洲渚爲報沙鷗莫浪眠邢公聞之以爲廷美所作大怨或勸往白廷美曰彼柰我何後廷美之卒邢公弔祭皆不往人多非之此詩蓋宋人刺賈似道者邢公不察也

京師娼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

者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至昌平爲石亨所忌
奏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墓昌平坐視不救
爲不忠朝廷命斬於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
高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以絲連其首買棺殮
之遂縊而死

吾鄉甫里周谷賓有學之士跛一足自號跛樵
永樂初江陰大家張氏延主其塾奉之甚厚每
出入恒以肩輿隨之雖如廁亦然一日主人出
命門下人侍飯遽抗主席谷賓怒叱之公明日
遂束書以歸後主人懇請而卒不往前輩風度

之高如此

素廷玉在

太宗藩底屢相有奇驗

太宗登

極授太常寺丞一日出宋元諸帝畫像命廷玉

相廷玉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

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

是喫綿羊肉郎主及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

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大師

之子邪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吾鄉趙澤民家塾澤民

富而愛賢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詣先生求判

方敢進食先生雅喜啖蛙隆冬澤民以蛙蟄不忍令數日一進先生以主人有慢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遽去邪先生曰寧能鬱鬱久居於此其友曰然則今將何之曰第往金陵耳時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復痛沮之先生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迺遷至京久無知者偶舍於藍都督第旁藍有家人子肄業先生一日歸藍取其學課以觀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皆韜略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見晚矣乃徙置

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無苟免遂被執先生亦迂士也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殮於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物之義如此

吾鄉舊有全公某者家吳涇上乃宋淵聖皇帝母舅淵聖在元學佛於土蕃號合尊大師有子

亦從其教後元坐其說法聚衆皆殺之一夕全
忽夢兩僧告曰吾乃趙某公之甥也我無罪而
元殺我父子行奏上帝舅當資我紙筆灑泣而
去是時全不知其死也明日以牲醴望西北而
奠焚紙千張筆數枝後元果馴致於亂全之曾
孫以和親爲予言

湯胤績爲叅將守邊一日胡寇突至胤績領兵
出戰爲寇所害後數月口外某驛天色將暝忽
有兵官至騶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
硯鐙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俟其起開戶寂無

所見但見壁間有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
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似粉烏雅啄處骨如
柴交遊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汚游
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臺始知其爲湯胤績
云

吳僧昇日南善畫水仙尤善音律永樂中嘗至
南京供佛曲犬馬魚鱉之肉無弗食俳優伎女
之家無弗遊長髮爲浪子者數年後復剃而歸
惟以畫贈諸大家資其日用年八十餘忽染風
疾久不死污穢不可近其徒鐫於一室團飯自

穴中與食被髮數寸儼若一獸終餓而死真果報也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與劉宗序同謁武功徐公日巳午公尚未盥櫛良久方出即問曰君輩曾見夜來天象否某二人對無所見公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當甚於我也某二人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果反誅連吉祥公之言始驗

正統間李時勉先生爲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諸大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嚙之坐以擅

斫文廟前古木爲不敬置百斤枷命枷先生與
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中一枷特重爲先生設也
金掌饌曰鑑年壯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
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恂等數百人伏闕求代
由是得免後先生不半年即懇致仕

郡人都文信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
不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爲人讀書好古
尤善楷字里人有徐佑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
因贅爲壻文信小心謹慎事之若父徐甚樂之
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爲窩主許相訐告徐在